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佛教美术 的世俗化

基于造像、仪轨与人物的考察

蒋家华
著



宁波
UNIVERSITY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佛教美术的世俗化

基于造像、仪轨与人物的考察

蒋家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美术的世俗化: 基于造像、仪轨与人物的考察 /
蒋家华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526-3562-1

I . ①中… II . ①蒋… III . ①佛教—美术史—研究—中国
IV . ①J1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0518 号

中国佛教美术的世俗化

——基于造像、仪轨与人物的考察

著 者 蒋家华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责任编辑 胡晓博 陈金霞

责任校对 胡佳栋 虞姬颖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562-1

定 价 39.00 元

内容简介

公元 1 世纪左右,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伴随着佛教传播,佛教美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关于佛教美术的传入时间,学术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是亦有个别分歧。

如果仅从文献考察,佛像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 1 世纪,如汉明帝夜梦金像(参见魏收所撰《魏书》)的历史记载。个别文献记载佛像出现的时间甚至会更早,比如旃檀佛像的造作可以追溯到周穆王十二年辛卯(前 990 年)(参见元程钜夫撰《敕建旃檀瑞像殿记》),但此时的瑞像还在印度。而在道宣《律相通感传》中,记载在秦穆公(前 682—621)时,扶风(今属陕西宝鸡市)获一石像,云是佛神。从上面的三条文献记载来考察,佛教美术在中国发生的时间很早。但是上面三条文献对于佛像在中国的最初发生只是一种传说,而非史实,所以在时间上是不可靠的。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佛像出现在中国三峡出土的标记为东汉延光四年(125)的一株摇钱树上(阮荣春、张同标《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美术发生的时间最早也是在公元 2 世纪初叶。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佛教美术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满足佛教仪轨、信徒偶像崇拜的巨大需求(如云冈石窟、大同石窟等);另一方面,佛教美术的发展还向民间世俗的使用价值方面(如求子、求财、求平安等)进行演化,即本书

所谓的佛教美术在中国的世俗化。从当下的考古遗存考察,佛教美术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两个方面演进。在这两个方面的演进中,无论是造像与艺术,还是仪轨与灵验,都离不开其间人物与思想的碰撞。因此,在本书中,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上编:造像与艺术。本编分为四章。其一,论述古代佛教瑞像的生成,阐述佛教瑞像在印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中国佛像产生的影响。其二,从护法神造像的角度,考察杭州飞来峰元代梵式、汉式造像风格的冲突与融合。关于梵式、汉式造像风格在杭州飞来峰并存的事实,是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这涉及元代当时民众审美、宗教情感、政治征服等等问题,因素比较复杂。其三,对文本《洛阳伽蓝记》中的“行像”进行考察。其四,考察中国祥瑞、神仙思想对早期佛像崇拜的影响,这是典型的外来佛教中土化现象。通过以上四个看似不相关联的方面来考察中国佛教的造像与艺术,能比较明显地观察到中国佛教美术世俗化的事实。

下编:仪轨与灵验。本编分为三章。第一,从造像标准与祝圣仪轨的角度考察佛像的神圣性建构。本章实际上涉及造像艺术与佛像祝圣之间的问题。即佛像的造作主要不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考量,而是从宗教性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二,对中国古代“迎像”这一风俗进行考察,这实际上已经是佛教艺术的民俗化、世俗化层面的实践了。最后,从东魏孙敬德造观音像显灵到妙善公主传说这一主题考察佛像的世俗化。总之,下编的主旨是以佛教造像为物化中介,伴随佛教仪轨与神祇灵验来考察佛教美术的世俗化特征。

附编:人物与思想。本编分为五章。第一章,考察南宋灵隐寺画

僧智融的生平及行历。本章通过画僧智融来考察佛教美术世俗化的另一面向,即画僧(绘画)与世俗的互动。第二章,弘一法师驻锡闽南院行历考,主要是讨论作为艺术家身份的弘一法师在闽南院的行状。第三章,考察法眼宗永明道潜禅师的法嗣暨禅学思想。第四章,考察南岳慧思的传略生平与佛学思想。第五章,考察圆悟克勤《碧岩录》中的“老婆心切”公案禅学思想。在附编中,通过以上五个章节,主要讨论作为艺术家身份的僧人或思想家身份的禅僧来综合考察佛教(艺术)中的人物与思想。

总之,中国佛教美术的世俗化研究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本书是从非常宏观的框架中,以多个微观的视角来考察“佛教美术的世俗化”这一事相,以别于时下“流行”的从纯“考古图像”的角度进行客观分析的图像学路径,这是笔者需要特别交代的地方。

目 录

上编 造像与艺术

第一章 古代佛教瑞像的生成	003
一、从优填王及波斯匿王造像传说看瑞像的生成	004
二、从印度早期的佛传图崇拜考察瑞像的生成	011
三、结语	023
第二章 元代飞来峰梵、汉造像风格的冲突与调和 —— 以护法神为例	026
一、梵、汉式造像风格刍议	027
二、飞来峰元代造像梵汉风格的冲突	030
三、飞来峰元代护法神造像梵、汉风格的调和	032
四、结语	036
第三章 《洛阳伽蓝记》“行像”研究	038
一、行像仪式	038
二、行像娱乐	042
三、行像质料	043
四、行乐图	049
五、结语	050
第四章 中国祥瑞、神仙思想对早期佛像崇拜的影响	052
一、中土早期佛像的传入	053

二、中土祥瑞思想对早期佛像崇拜的影响	055
三、中土神仙信仰对早期佛像崇拜的影响	059
四、结语	062

下编 仪轨与灵验

第一章 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从造像标准到祝圣仪轨的考察	067
一、造像标准与佛像的神圣性	069
二、祝圣仪轨与佛像的神圣性	072
三、结语	084
第二章 中土佛教“迎像”风俗小探	085
一、迎像显圣	085
二、迎像祈福	089
三、迎像仪式	092
四、结语	096
第三章 从孙敬德造观音瑞像显灵到妙善公主传说	097
一、孙敬德造观音像灵验故事母题的演变	098
二、遂宁妙善公主传说故事母题的演变	117
三、结语	124

附编 人物与思想

第一章 南宋灵隐寺画僧智融研究	129
一、智融的生平	130
二、南宋佛教风气对智融的影响	133
三、两宋画僧群体与禅画对智融的影响	135
四、智融的禅画艺术	139

五、结语	141
第二章 弘一法师驻锡闽南院行历考	142
一、弘一法师与闽南的因缘	143
二、弘一法师在闽院的行历	145
三、弘一法师与闽院师生的交往	150
四、结语	154
第三章 法眼宗永明道潜禅师法嗣暨禅学思想钩沉	155
一、道潜禅师法嗣系谱	156
二、道潜禅师的“法眼”思想	161
三、结语	165
第四章 从南岳慧思传略生平考述其佛学思想	166
一、慧思传略生平文献考述	167
二、慧思传略生平文献中体现的佛学思想	172
三、结语	176
第五章 圆悟克勤《碧岩录》中的“老婆心切”公案	178
一、“老婆心切”公案与老婆禅	180
二、《碧岩录》中的“老婆心切”	184
三、结语	187
参考文献	188
后记	197

◎ 上编 ◎

造像与艺术



第一章 古代佛教瑞像的生成

古代佛教瑞像的生成,经过了漫长的历程。一方面,从汉译佛典考察,关于优填王或波斯匿王的造像传说为瑞像的生成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另一方面,从考古角度看,佛传图中对释迦角色的圣化与凸显,为瑞像的生成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对于古代印度瑞像的起源性而言,与佛像的起源性具有相似性,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其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在对释迦的偶像崇拜过程中形成的;区别在形成时间上,佛像的起源大致在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左右,而瑞像的生成则大大晚于佛像出现的时间,对于印度瑞像生成的具体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没有定论。

瑞像是在印度本土形成的,从第一尊佛像的出现到瑞像崇拜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对瑞像在印度生成的研究,笔者打算从汉译的佛经资料中进行考察和论证,再结合目前印度本土的佛教美术考古资料进行研究。

最为著名的优填王(包括波斯匿王)造旃檀(或金)像的传说在汉译佛经中出现较多,虽然一些前辈学者已经对这些资料做了整理工作^[1],但是笔者将在此基础上做更为深入的探讨,着眼点也主要放在

[1][日]高田修:《佛像的起源》,高桥宣治、杨美莉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12—20页。

旃檀瑞像生成的层面上。在这些记载有旃檀瑞像的文献资料中,一些时代比较晚近的文献总是“处心积虑”地对这些造像传说进行衍化、增益,使得优填王造旃檀像越来越接近完整的佛教瑞像。毫无疑问,这些造像传说都是源于同一个故事母本。从这些关于造像传说的文献中,我们隐约能觉察到旃檀瑞像形成的基本机制。考古资料方面,笔者从庞杂的考古遗存的图像资料中进行了系统整理,总结出了印度瑞像生成的基本路径,而佛传图是研究瑞像生成的核心资料。通过对瑞像生成路径的研究,瑞像崇拜的形成与兴起便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一、从优填王及波斯匿王造像传说看瑞像的生成

瑞像在印度的生成,经过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即使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也很难确定瑞像形成的具体时间或确切时代,这比关于佛像的起源研究更富挑战性。这是因为,瑞像是以单尊佛像的形式存在,而且瑞像本身是一类比较抽象的神秘佛像。这类神秘佛像往往冠以种种离奇的传说,能频频圣显,具有肉身的特性,故而称为瑞像。这些关于瑞像的传说本身是一种宗教的神圣叙事,很可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为化,是出于护教的需要。对于瑞像出现的大体时间,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判定了早期印度瑞像生成的大致时间。下面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主要是以汉译佛经文本为对象进行考察,以及部分中土僧人的个人著述,寻找印度瑞像生成的基本线索。

在目前的汉译佛教经典中,有为数不少的关于优填王(包括波斯匿王,以下从略)的造像传说。从这些汉译佛经的角度看,优填王造

像被认为是佛教的造像之始。更为重要的是,也是瑞像出现之始。但是从这些不同时代的文献版本来看,不同版本的优填王造像传说其内容也不尽一致。笔者从这些不同的造像传说内容的辨识中,发现这些宗教神圣叙事大体遵循着情节不断圣化、完善的理路。由于关于这些造像传说的文献很多,下面只列举一些早期的文献进行分析,根据这些文献中造像的特征来判定其是否为瑞像,然后得出相应的结论。

关于优填王造像传说的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小乘经典、大乘经典、佛教史传,以及目前的考古遗存等。文献资料方面,我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汉译佛教经典(其他一些文献如藏文、梵文、巴利文中记载的关于优填王造像传说的资料在此不涉及,特此注明)的时代、造像主、造像形态、造像性质、造像的圣显等,下面将逐一列举。

《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中的优填王造像传说。^[1]关于《增一阿含经》,《出三藏记集》卷二中云:“杂经四十四篇二卷(安公云出《增一阿含》既不标名,未详何经今阙)。”道安在此把《增一阿含经》列为杂经。经考证,道安认为,四十一卷本《增一阿含经》的译出时间为苻秦建元二十、二十一年(384—385)。^[2]另据镜野黄洋考证,现行五一卷本,是佉勒国昙摩难提译成后数年,僧伽提婆修正过的译本。^[3]该经汉译的时间在384—385年之间,从文中所载造像传说可知,造像主为优填王、波斯匿王;所造像分别为形高五尺的牛头旃檀、高五尺的紫磨金如来像;像的性质为一般的功德供养像(从释迦告知优填王造作佛

[1](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大正藏》第2册,第706页,上。印度本土的阿含部经典作为原始佛学的构成,是在佛陀灭度后于第一结集时诵出,于第二结集以后,即公元前3世纪前后,为阿含经正式成立之时期。

[2](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39页。同出于《增一阿含经》,《大正藏》第2册,第549页,上。

[3][日]镜野黄洋:《支那佛教精史》,镜野黄洋博士遗稿刊行会,1935年,第224—228页,739页。

像所具有的福德可知)；最重要的是，二王的造像没有圣显的记录，说明文献中的佛像不具备圣显以及肉身化的特征，还没有衍化为瑞像。至少在中土的四世纪末，瑞像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单从此文献考察，这时期在印度是否形成瑞像观念，尚不清楚，需要更多的佐证材料。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中的优填王造像传说。^[1]关于《大方便佛报恩经》，失译人名，被认为是后汉录，不一定可信。较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中对该经有录。^[2]在《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中记录“是汉、魏时来，岁久录亡；抑亦秦、凉宣梵，成文届止；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详。译人之阙，殆由斯欤？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著群录，独见安公，以此无源，未足怪也”。引文表明，这些译杂经的汉译时间最早为后汉，最晚要到慧皎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是，《大方便佛报恩经》在《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列为众经之首，有理由相信，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认为该经为后汉所译经典是比较可靠的。此外《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均依据《出三藏记集》收录该经。《历代三宝记》和《开元释教录》把该经推到魏吴录，认为可能最早在后汉已经见译便是佐证。因此，我们初步认为该经为后汉末译是比较可信的。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造像传说可知，该经汉译时间初步定在后汉末；造像主为优填（优陀延）王；造像的材质为牛头旃檀像；像的性质只是为一般的供养像，并交代佛像与佛在时无有差异；在圣显方面，此像没有垂示神异的迹象。因此，该文献中的造像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瑞像。

[1] 阙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藏》第3册，第136页，中。

[2]（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3—124页。

《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卷一中的优填王造像传说。^[1]关于《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分别在《阅藏知津》卷十、《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卷一^[2]中有录。该经中关于造像的传说叙述最为简洁，没有交代优填王造像（实际上仍是依附于佛为母说法，优填王造像传说的故事母本）之事，而是直接讲述佛陀告知优填王造佛形象（造佛像）的功德，没有关于佛像神异方面的记载，也没有形成瑞像的迹象。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六中的优填王造像传说。^[3]关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在隋法经等撰的《众经目录》中指出，《观佛三昧经》八卷是宋永初（420—422）佛陀跋陀罗（359—429）于扬州译的。在该条造像传说的描写中，文法修饰已经非常华丽，但是这里的优填王造的不是旃檀像，而是金像。文中的金像已经具备瑞像的所有特征，与真佛无异。金像能“从象上下”“足步虚空”“放光明来迎”“合掌叉手为佛作礼”等神异特性，已经是活的佛陀化身。该条造像传说中的金像其神圣性已被全面注入，瑞像的生成终于宣告完成。因此，《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的优填王造像对瑞像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一中的优填王造像传说。^[4]《大乘造像功德经》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第五、《开元释教录》卷第九有收录，并云该经为大周天授二年（691年）提云般若于大周东寺译。在该造像传说中虽然同为佛陀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的故事版本，但其中的具体内容却与前面所举实例内容差异很大。在该则

[1] 阙译：《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大正藏》第16册，第788—790页。

[2]（明）双径山僧众编：《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历代藏经补辑·中华藏》第106册，第764页，中。

[3]（南朝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第15册，第678页，中。

[4]（唐）提云般若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大正藏》第16册，第790—791页。

传说中,优陀延王思如来而欲造像,但忧惧“造像不似于佛,恐当令我获无量罪”,说明造像已经在强调造像与佛的相好关系;其次,该像的材质为“纯紫旃檀之木,文理、体质坚密(之者)……,面及手足皆紫金色”;其形制为“加趺,坐高七尺(转正法轮,现大神通,降伏外道,作大佛事……坐狮子座,结加之像)”^[1]。至于该传说中所描述的形制是否与菩提瑞像相关,还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造像与“标准”的旃檀瑞像差异很大;圣显方面,该像没有垂示神迹的迹象。因此,该造像传说中的佛像很难判定其是否为瑞像。

《高僧法显传》所载波斯匿王造像传说。^[2]《高僧法显传》记载:“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见佛,即刻牛头旃檀作佛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法显传》作于5世纪之初,文献中记载的造像主不是优填王,而是波斯匿王;所作牛头旃檀佛像能显示神迹,出迎世尊,能与佛进行互动,佛为之授记,预言佛像能替代佛主传法。文献记载虽然简略,但是故事演绎完整,文中佛像具备瑞像的基本特征。

《大唐西域记》卷六载胜军王(波斯匿王)闻出爱王(优填王)刻檀像佛而造像之记录。^[3]该见闻对其造像传说描述极其简洁。

《北山录》卷八载优陀延王造紫檀像传说。^[4]该条传说明确加进

[1] 该像的形制为典型的降魔成道式制式,与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菩提瑞像形制几乎一致,见李玉珉:《试论唐代降魔成道式装饰佛》,《故宫学术季刊》,第23卷第3期,2006年,第39—90页。

[2] (东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0页,中。

[3]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大正藏》第51册,第899页,中。

[4] (唐)神清撰、(北宋)慧宝注:《北山录》,《大正藏》第52册,第622页,中。